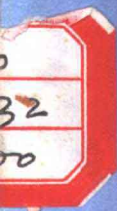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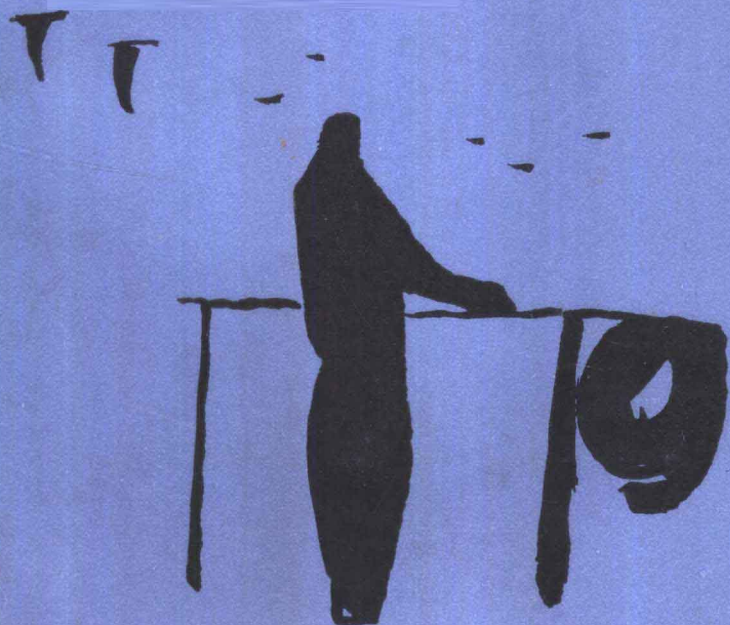


佳作丛书

JIA ZUO CONG SHU

第二辑

无所不知先生



佳作丛书

第二辑

无所不知先生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北京

装帧设计：李吉庆

封面、内封图：张守义

无所不知先生

Wu Suo Bu Zhi Xian Sheng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74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¹/₃₂ 印张 4 插页 2

1987年7月北京第1版 1987年7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31,400

ISBN 7-02-000017-7/ I·18

书号10019·4159 定价 0.79 元

目 录

罗曼亲王.....[英]约瑟夫·康拉德(1)

薛诗绮译

苹果树.....[英]约翰·高尔斯华绥(32)

董衡巽译

无所不知先生[英]萨默塞特·毛姆(106)

黄雨石译

午餐[英]萨默塞特·毛姆(117)

傅涛涛译

罗曼亲王

〔美〕约瑟夫·康拉德

“七十年前发生的事是太遥远啦，仅仅谈上那么一次恐怕是难以扯清楚的。毫无疑问，一八三一年对于我们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年份，它是那些苦难岁月中的一个年头^①。在那些岁月里，我们被迫又一次在世界人民默默无言的愤怒和滔滔不绝的同情面前，悲痛地咕哝着‘败者该遭殃’，盘算着自己的一举一动会带来什么后果。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从来就工于计算，不管是计算财富还是计算苦难，我们都不在行；那是一门我们永远学不会的功课，我们的敌人为此十分恼火，给我们加了个浑号，叫做‘不可救药’……”

讲话的是一个波兰人。他的那个民族，与其说是活着，

①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，在华沙爆发了闻名世界的波兰起义。起义迅速蔓延到外省，给沙俄占领者以沉重的打击。沙皇立即派军队进行镇压，第二年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。当时俄国、奥地利和普鲁士组成的“神圣同盟”正准备武装干涉法国革命，波兰的起义牵制了沙俄的力量，恩格斯曾说过：“波兰就这样再次以自我牺牲拯救了欧洲的革命。”（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22卷第40页）在这以后，沙俄进一步加强对波兰的统治，执行全盘俄化的政策，甚至禁止用波兰语言。

不如说是在苟延残喘。它在自己的坟墓里顽强地保持着
自己的思想、呼吸、言语、希望和痛苦；它被一百万把刺刀团团
围住，受着三个大帝国的三重统治^①。

谈话的内容是关于贵族问题。这个如今已名誉扫地的
贵族，又是怎样被提出来作为话题的呢？那次谈话是几年
前的事，确切的情形已记不清楚了。可是我还记得，当时我
们并没有把贵族阶级作为社会的一个实际组成部分来加以
考虑，我确信，我们是在交换关于爱国主义的看法时谈到那
个问题的——由于我们的人道主义者都具有高雅的 情趣，
他们认为爱国主义是一种野蛮风尚的残余，因而它在今天
已经是一种不怎么高尚的感情了。但是那个临终还惦念着
自己城市的伟大的佛罗伦萨画家^②，还有那个用自己最后
一口气为阿锡西域祈福的圣弗朗西斯^③，都并不是野蛮人。
要正确地解释爱国主义，就得有某种伟大的气魄——或者，

① 波兰建国于公元九六五年，十六世纪时波兰王国与立陶宛合并成立 波
兰贵族共和国，十八世纪下半叶丧失独立，曾三次被外国瓜分。一七九
五年普鲁士、奥地利和沙皇俄国第三次瓜分波兰。普鲁士侵占了波兰
本土的大部分；奥地利在其侵占地区建立了所谓“加里西亚和洛美多
里亚大公国”；沙俄则把原先瓜分到的西乌克兰、西白俄罗斯的大部
分，以及此次吞并的立陶宛一并划入了自己的版图，对波兰人民实行
着极其野蛮、残暴的民族压迫。

② 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、雕塑家和建筑家 米 开 朗 基 罗。
一五二九年，他曾以佛罗伦萨军事工程总监的身份和市民一起进行
反抗侵略的斗争。

③ 圣弗朗西斯(1182—1226)，意大利人，天主教方济各会的创始人。

至少也得有一点儿真诚的感情，这种感情是现代思想的庸俗教养所不容的；而正是这种现代思想，对于那种出自事物和人类本性的高尚单纯的情操，根本不能理解。

我们所谈论的贵族，是欧洲最高贵的伟大家族，没有破产，没有改变信仰，没有自由化，是一切阶级中最显赫最特殊的阶级。对于这样一个阶级，甚至野心本身也不受一般行动的诱引和行为准则的制约。

我们认为，那些贵族们在丧失了无可争议的领导权力之后，他们的大宗财产，通过广泛联姻形成的世界主义思想，以及对于他们利少害多的高高在上的地位，必将使他们在政治动荡和民族动乱的时期处于困难的境地。他们不再是生来就可以颐指气使的人了——这本是贵族的基本要素——除了使自己远离反映民众情绪的伟大运动外，他们很难再做些别的什么事情。

当我们议论了那些遥远的事件并提到一八三一年这个年份的时候，我们作出了上述的结论。于是讲话的人继续说道：

“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那遥远的年代我已经认识了罗曼亲王。虽然我开始感到自己上了年纪，可是我还没有老到那样的程度。事实上，罗曼亲王结婚那年，我父亲才出世哩。那是在一八二八年，十九世纪还正处于青春年少之际，而罗曼亲王比那个时代甚至还要年轻，但到底年轻多少我可说不上来了。不管怎样，反正他是早婚的。从任何角度来看，那都是一桩完美无缺的婚姻。姑娘年轻美貌，出身名

门，并且是一大宗产业的唯一继承人。亲王当时是禁卫军军官，在同事中以沉默寡言和深思熟虑而出名。他一头栽进了爱河，爱上了她的美丽，她的妩媚，也爱上了她理智和感情上严肃而持重的品质。他是一个相当沉默的年轻人，可是他的眼神，他的姿态，以及他整个风貌举止都表明了他对自己选中的姑娘已经一往情深；而姑娘也投桃报李，以特有的那种坦率而迷人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爱情。

“这一对年轻人的纯洁的爱情之火有可能永远燃烧下去；一时间它照亮了圣彼得堡枯燥而玩世不恭的上流社会。甚至连尼古拉皇帝^①本人，对这一对新婚夫妇也表示出某种兴趣。尼古拉是当今沙皇的祖父，死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忧患之中，他可能是信奉神秘的君权神授说的最后一个帝王了。确实，尼古拉对于波兰大贵族的一举一动，向来是密切注视着的。这一对年轻人过着适合他们身份的生活，显然全神贯注于爱情之中；而上流社会人士怀着宽厚纵容的心情津津有味地注视着他们，被他们真挚的感情吸引住了，这种感情不顾周围种种人为制造的焦虑和不安，静静地径自向前发展。

“他们的婚礼是一八二八年京城里的一件大事。四十年后，我正好呆在南方我母舅的乡间别墅里。

“那是隆冬季节。我们屋前的草地象阿尔卑斯山的雪

① 指沙皇尼古拉一世。一八二五年即位，曾残酷镇压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一年的波兰起义，并曾帮助奥地利镇压一八四九年的匈牙利民族革命。

原一样干净平滑，洁白轻柔的平面在太阳下闪闪发光，好象上面撒了金刚钻粹屑；这一片雪地微微向下倾斜，一直伸展到湖边——结了冰的湖面象一条曲曲弯弯的带子，看上去略呈蓝色，似乎比土地还要坚实。一轮寒冷而明亮的太阳，在起伏不平的雪原上空低低地滑行过去。乌克兰农民的村舍就隐没在雪地的皱褶里，象一群群小船隐没在惊涛骇浪的波谷里。一切都十分宁静。

“我现在已经弄不清楚，那天上午十一点钟时我是怎样从教室里溜出来的。我是个八岁的小男孩，而我的表妹，那个比我略小几个月的小姑娘，尽管是祖传的急性子，但胆量却小了点。因此我是一个人溜出来的；一会儿，我发现自己已经在那间石块铺地的大厅里了。一只白砖砌成的太壁炉把屋里烘得暖融融的，那儿确实是个好去处，比教室里好多了。为了某种原因，可能是为了有益健康吧，他们总是让教室里保持较低的温度。

“我们这些孩子都知道有位客人呆在屋里。他是前一天夜间到达的，那时我们刚被撵去睡觉。我们穿过一排捣杆折了回来，奔到窗前把鼻子紧紧贴在墨色的玻璃上；但我们已经太迟了，没来得及看见他下车。我们只看见在暗淡的红光里，雪地上有一团黑糊糊的东西，那是安装在雪橇上的一辆大旅行车，正由六匹马拖着，在一个骑马人的引领下驶向马厩；从骑马人的马鞍前穹伸出一根长杆，杆端系了个铁丝笼，里面是一团燃烧着的亚麻屑和树脂。那天午后不久，就派出了两名马夫，沿雪路前去迎接将于黄昏时分到来

的客人，并用这种火把替客人照路。你们该记得，那时我们南方各省还没有一英里的铁路。我的小表妹和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列车什么是火车头，只不过在图画书上看到过这些玩意儿；它们对于我们是非常模糊非常遥远的东西，除了那些在国外旅行过的成年人，没人会对它们产生什么特别的兴趣。

“我们对于王子^①的概念可能倒更准确些，那主要是从书本上得来的，闪耀着来自童话的迷人光彩；这种王子，总是年轻而又漂亮，勇敢而又幸福。尽管这样，我们和其他儿童一样，还能够在现实和理想中间划一条明确的界线。我们懂得，王子是历史上的人物，因而他们也总是令人神往的。但是，促使我逃犯似地在屋里小心翼翼地溜来溜去的原因，是希望有机会碰见我的一个密友。他是我舅舅家的林务总管，通常在那段时间里来汇报工作。我渴望从他那儿得到关于某一只大狼的消息。你们知道，在一个狼群出没的地区，每年冬天总有那么一条狼，以它大胆放肆的不端行为——也可以说，倚仗它那更纯粹的豺狼本性——而获得赫赫声名。我想听听关于那条大狼又有什么耸人听闻的新鲜事儿——也可能是一个关于它死亡的动人的故事……

“但是大厅里没有人。

“我的希望落空了，顿时感到非常沮丧。我不可能得意洋洋地溜回教室去，于是没精打采地漫步走进了弹子房；当

^① 在许多种外语中，亲王与王子是同一个词。

然，那是一个跟我无关的地方。弹子房里也没有人，天花板高高在上，我站在下面感到孤零零地茫然不知所措，独个儿跟那张巨大的英国弹子台呆在一起；它死板板地一声不吭，好象不赞成我这个小孩闯进它的房间。

“我正想退出来，听见隔壁客厅里有脚步声；我还没来得及转身逃走，舅舅和他的客人已经在过道里出现了。既然已经被瞧见，再要逃走就很不妥当了，因此我站定下来。舅舅看见了我似乎很惊讶；在他身旁的那位客人是个瘦子，中等身材，穿一件长达膝盖的黑色大礼服，身子挺得笔直，带着一种硬绷绷的军人风度。从柔软的白麻布围巾褶皱处，露出紧贴在刮得精光的双颊上的领尖。光秃的头顶上横过几缕稀薄的灰发，梳理得整整齐齐。他那张当年必定漂亮过一时的脸，直到老年仍然保持着和谐而朴素的轮廓。他脸上显出均匀的苍白色，简直象死人的脸色，这叫我感到吃惊。在我看来他似乎老得吓人了。他露出一丝笑容，薄薄的嘴唇微微动了一动，表示他已经注意到我红着脸惶惑不安的神情；我怀着极大的兴趣看见他把手伸进胸口的衣袋里，掏出一支铅笔和一叠活页纸，稍稍鞠了个躬，把纸和笔递给了我舅舅。

“我惊讶万分，而我舅舅接过纸笔，好象那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。他在纸上写了些什么，那人看了一眼，略略点了点头。一只纤瘦而布满皱纹的手——手比脸更苍老——拍拍我的面颊，然后轻轻地放在我的头顶上。从他那凹陷的瘪嘴里发出了喑哑的、跟那脸色一样惨淡单调的声音，他那

对乌黑而安详的眼睛和善地向下望着我。

“这个怕羞的孩子几岁啦？”

“我还没有回答，舅舅已经把我的年纪写在拍纸本上了。这给我以很深的印象。那算什么礼仪吗？是不是这个大人物太了不起，不能直接跟他讲话了？他对拍纸本又望了一眼，点点头，接着我又听见了那个无个性的、机械的声音：‘他象他的爷爷。’

“我记得我的祖父。他才死不久。他也老得吓人了。在我看来，这样两位年高德劭的老头儿，在我出世前开天辟地的遥远年代里就相互认识，那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但我舅舅显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。他明显地流露出一解的神情，以致那个机械的声音解释道：‘是啊，是啊。一八三一年的老战友啊。他就是了解那段历史的战友之一。往昔的日子哪，亲爱的先生，往昔的日子……’

“他挥了挥手，仿佛要撵走一个纠缠不休的灵魂。现在，他们俩都低下头来望着我。我不知道他们要我做什么。舅舅看我带着疑问的神情圆睁着大眼，对我解释道：‘他什么也听不见。’接着，那个不连贯的、无表情的声音说道：‘把你的手给我。’

“我怯生生地把手伸出去，因为我知道手指上沾满了墨水渍。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聋子，这下给惊呆了。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，最后又在我头上轻轻拍了一下。

“我舅舅一字一顿地对我说：‘你跟 S 家的罗曼亲王握过手啦。你将来长大了这可是件值得纪念的事啊。’

“他的语调打动了我。我的历史知识足够使我大体上知道一些S王族的情况。这个家族的亲王们，在露西尼亚各小国并入波兰王国之前，都是统治一方的君主，那是在十五世纪初的时候，此后，他们成了波兰的高等权贵。可是最叫我担心的，是在他身上找不到童话里王子们所具有的那种魅力。一个王子竟然又聋又秃，骨瘦嶙嶙，而且老态龙钟，这简直骇人听闻。我从来没想过，这个伟大却又令人扫兴的男子，也曾有过年轻、富有、美貌的时候；我不可能知道，他曾经享受过美满婚姻所带给的幸福，这场婚姻把两颗年轻的心、两个显赫的姓氏、两笔巨大的财产联结在一起，他享受过的幸福，就象童话里描写的那样，似乎注定了是永远不会失去的……”

“可是那幸福并没有长久存在下去。它注定了是短暂的，即使按照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被许可的历程来衡量，它也是相当短促的；而在这个世界上，享受幸福本来只不过在童话的结局里才存在。亲王夫妇生了一个女儿，不久，年轻的公主身体垮下来了。在一段时期里，她强作欢颜支撑着，因为她感到现在她的生命关系到两个生命的幸福。可是丈夫对她那迅速憔悴下去的形容感到万分惊恐，终于请了不限期的长假，带着她离开京城，到乡下的父母家里去。”

“老亲王和夫人见到亲爱的儿媳已经病成这个模样，都感到极为惊慌。他们立即进行准备，打算让儿子、媳妇去国外作一次旅行。但是看来已经太迟了；病人自己也温和而

固执地反对这个计划。她靠坐在一张大安乐椅里，瘦削而苍白，尽管她仍然保持着微笑的眼色，憔悴的脸上始终带着惹人喜爱的优雅神情，但查不出原因的神经疾病在不知不觉中日益加剧，使她一天天消瘦虚弱下去。她不愿离开家乡，她要呼吸家乡的空气。她认为任何别的地方都不可能使她的病好转得这么快，也没有任何别的地方，可以让她如此安逸地离开这个世界。

“小女儿还没有满两周岁，她就死了。丈夫的悲痛达到了可怕的地步。他不说一句话，不发一点声音，两眼干枯没有眼泪，这使他的双亲更加感到害怕。大群脱掉帽子的农民围在庄园空场上的家庭小教堂周围，丧礼结束后，他们逐渐散去。亲王挥手向离去的亲友告别，独个儿留下望着庄园的石匠封闭家墓的穴门。当最后一块墓石安放就位后，他发出了一声呻吟，这是多少天来从他嘴里第一次发出的痛苦声音。他垂着头离开墓地，重新把自己关在住室里。

“他的父母担心他神经失常。他表面上的宁静使他们非常惊骇。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儿子还年轻，然而也正因为年轻，才使他的悲哀如此专注如此深沉。老亲王约翰又焦急又忧虑，反反复复地说着：‘得想点儿办法叫可怜的罗曼打起精神来。他是多么年轻哪。’但是他们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促使他打起精神来。老亲王夫人擦拭着眼泪，暗中期待着儿子会走来跪在她膝前痛哭一场，因为他毕竟还年轻啊。

“罗曼亲王也时而勉力参加一些家人的聚会。但是，看

来好似他的身心已经跟他失去的爱妻一起埋葬在墓穴里了。他喜欢带一支枪在森林里漫游，一个管林人受命暗地里察看他的行动。晚上，管林人总是这样报告：‘尊贵的殿下整天未发一枪。’有时候，他一早来到马厩前，用压低的嗓音要一匹备鞍的马，在等候时就用鞭子抽打自己的皮靴，直到马夫把马牵到他跟前。然后，他一言不发地跨上马，驱马缓步走出大门。他一去往往就是一整天。人们看见他在大路上，两眼直视，脸色苍白，僵直地坐在马鞍上，象是一个石雕的骑士，坐在一匹活马身上。

“在空旷的田野里干活的农民，远远地在背后看着他，时而有位好心肠的老婆婆被他感动，站在矮茅屋的门槛上对着他的背影用手在空中划十字，好象他是她们自己人，一个遭受痛苦折磨的纯朴的庄稼汉。

“他两眼直瞪瞪地骑马前进，看不见一个人，好象世界是一片空虚，整个人类都已经装到那个坟墓里去了，就是这个坟墓，在他前进的道路上突然张开大口，吞噬了他的幸福。人们以及他们的悲哀、欢乐、劳动、爱情对他又有什么意思呢，他如此深深爱过的那个人，竟然这么早就被剥夺了这些权利？

“他们都不存在了；若不是因为这一带是他出生并度过欢乐童年的地方，他本会感到象在恶梦中挣扎似地无依无靠、孤苦伶仃的。他对这儿非常熟悉——每一个隆起在耕地中间的长满树木的小丘，每一个隐藏着村庄的山谷，他都很熟悉。由水坝拦住的溪流，在茵绿的草原上形成了一连

串湖泊。在北面遥远的地方，立陶宛的大森林朝着太阳，看上去还没有树篱那么高；南面，是通向平原的大道，辽阔的棕色土地一直伸展到与蓝天相接的地方。

“这熟悉的风景与他那无牵无挂、无忧无虑的岁月紧密相连，这一片土地——他即使闭着眼睛也能感觉到它的魅力——抚慰着他心上的创伤，象一个老朋友在你生活中最艰苦的时刻，不声不响地、不显眼地坐在你的身旁。

“一天下午，亲王正掉转马头准备回家，发现在他视线下方的一角横过一阵浓密的烟尘。他在一个土丘上勒住了马，向前凝望。在滚滚尘雾中到处有窄长的金属物闪闪发光，还可以看见正在移动的影子；终于，他看清那是一长列满载士兵的乡村马车，在哥萨克骑兵的护送下，排成双行缓慢地向前推进。

“那行列就象一条匍匐在田野上的巨型爬虫；它的头部钻进一个细长的洞穴，已经看不见了；它的尾部还在扭摆，而且越来越短，好象那只爬虫正在咬啮着向地心缓慢地掘进。

“亲王穿过一个离大路不远的村庄。一家路边客栈连同马厩、牛房和谷仓都盖在同一个大茅草屋顶下，铺得很开地矗立在农民的小草屋中间，象一个畸形的、驼背的、衣衫褴褛的巨人。客栈老板是位肥胖而可敬的犹太人，穿一件长达脚跟的黑色缎子外套，系一根大红腰带，站在门口捋着银白色的长须。

“他看见亲王走近，便严肃地弯身鞠躬。他并不指望亲

王会注意到他，因为人人知道，他们的少东家由于过度悲伤，对任何东西和任何人都视而不见了。他委实大吃一惊，因为亲王来到他面前，并且开口问道：

“这都是什么呀，扬克尔？”

“那是，尊敬的殿下，那是一支由骑兵护送步兵，他们正赶路到南方去哩。”

“老板警惕地向左右看看，发现除了几个孩子在村子里的泥路上玩耍，附近没有别人，便上前几步靠近亲王的马镫。

“殿下不知道吗？那边已经开始动手啦。有地的人，不管地多的地少的，统统拿起了武器，就是普通老百姓也起来啦。就在昨天，葛罗代克（附近一个小镇）的那个马鞍匠带着两个学徒打这儿过，也投奔去了。他把马车也丢下给我啦。我给他一个向导带他穿过这片地区。你知道，亲王殿下，我们的人到处走动，什么都亲眼看到，他们认得所有的路。”

“他努力压抑住兴奋的心情，因为这位客栈老板、包租领地上全部磨坊的犹太人扬克尔，本是个波兰爱国者。他用更低的声音说：

“当年法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跟着拿破仑经过这条大路时，我已经娶了亲。啧啧！死的人可多啊，噢！这次说不定上帝会开恩。”

“亲王点点头说：‘说不定’——接着陷入沉思之中，让马驮着他信步走回家去。